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蒙引卷五下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俁

易經蒙引卷五下

明 蔡清 撰

周易下經

☷☲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此卦之象為日出乎地之上是上進也此卦之徳為順而麗乎大明之君亦上進也又卦變自觀而來為

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亦上進之義也伏羲是以名卦為晉也及文王繫辭以此卦卦象為日出地上是當明盛之時也卦德順而麗乎大明是有致主之德也卦變柔進而上行是又遇虛中納賢之君也當是時有是德而際遇是君其占為康國之侯得大君之錫馬衆多而晝日之間凡三次接見於君也其占如此然亦必有是三者乃有是寵也見其占之未易當也○明出乎地上以時景言明是實字易多

以明為日如明兩作明入地中之類順而麗乎大明以在已之德言重在順字柔進而上行以所事之君言重在柔字○順而麗乎大明大明指君麗親輔也所謂扳龍鱗附鳳翼者也順以臣言竭股肱之力㨿忠貞之節主爾忘身國爾忘家所謂順也在上雖有大明之君使吾無是德以麗之則為有是君無是臣矣故重在順字○康侯安國之侯也國是其君之國非侯之國也侯有功於國家社稷故君寵之如是如

天王之賜胙於齊桓錫車輅弓矢於晉文但非其君耳○或曰使能自安其國不在所寵予故入其疆田野治土地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曰此以巡狩舉行黜陟之典言且如此亦只是能遵守天子之令未見其有康國安世之功故康侯惟伊周足以當之其次則桓文或又曰明君在上有何不臣而用侯以康之邪曰非必拘說君不能自安而侯為之安也據卦本義是有是臣以輔是君同心同德共濟時屯

者也愚故曰若桓文則君非其君○用錫馬蕃庶不言錫他物馬於他物尤重也○朱子曰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愚謂正與王用出征王用享于帝公用享于天子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諸用字同雖無所指為虛然却非語詞也記朱子之言者或未深認此邪○用字下可貼箇得字○此卦辭二句全是占○晝日三接言其接見之無時也頻見是親幸意

君子以自昭明徳

格物致知以開其自昭之端誠意正心修身以致其自昭之實使吾之明者煥然超出於物欲之表亦猶日之出也杲杲乎騰光於九地之上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朱子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程傳曰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寛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

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愚按程朱之說明且備矣若以本義設字亦字為疑而別討一說亦將不通透不如程朱之說有據而理亦長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本有其德可進也而上無應援莫有汲引之者故欲進而愁○愁與摧不同初六應不中正是箇惡對頭在上阻抑我不使得進上無應援則只是無同心汲引之助而可愁耳○二貞吉與初貞吉不

同初只是不進得免咎耳二則終可進也盖六二中正既非初之以柔居下者比上無應援亦未至如初之應不中正之不幸六二之吉即下所謂受介福于王母者也初之吉只是无咎○六二貞吉受兹介福者盖中正之道久而必彰也但當静以俟之耳静以俟之所謂貞也則必為上所寵信矣○于其王母亦以其本五應也○以其以陰柔居尊故取號王母王母大母也自古有王父王母不可説是國母故本義

云益享先妣之吉占若以為國母則不得用之於享先妣矣凡高曾祖妣皆先妣也王父王母之稱至唐宋猶然直至元朝方不許士庶閒稱王父王母本文益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此是占法蓋是疑辭語録亦云恐是如此况又曰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則此非占者之活法而何安可就以受介福于王母為享先妣之吉占耶本云此二句是帶上文說申吉字之義也○依此爻之象凡柔德之

君皆是王母或幼沖之主亦是此以仕進占得者言也○小過六二之遇其妣與此所謂王母俱非指實局定說須要知是假象○不可依舊說以錫馬蕃庶晝日三接為介福益彼是有安國之功方受此優寵此只言得遂其進以居天位食天禄耳○同一六五也以其皆陰且柔無力則曰上無應援以其以陰居尊則又曰受福王母易其可以為典要乎據本義云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則全是戒占者之詞與上

爻同例不必謂自中正來但所守者即是斂藏此中正之德而不急於干進也至象傳曰受諸介福以中正也則謂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與爻辭實不相悖也

六三衆允悔亡

六三不中正而行不見信於人則凡事阻礙宜有悔也以其與下二隂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得衆之助可以有行為能亡其悔也

志上行也

專主三言此衆之所以信之也益衆人本是欲上進者今以其志同故皆信之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九四不中不正以竊高位不中德之虧也不正行之邪也而在上體非其宜也竊也竊則危矣益負乘有致寇之理從欲有惟危之道貞厲即解六二所謂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之意言其位雖得於上之所與

然德之不稱終必失之也○馮氏曰鼫詩作碩疑此轉註從鼠郭景純云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㪽田鼠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以陰居陽其所處未免有失當者宜有悔矣然此卦上離下坤六五居離之中是大明在上也坤居其下是下皆順從也大明在上則其德足以得民下皆順從則得道者多助何為不遂故占者於悔可亡

也然當晉之時人情常患於功利之心勝今六五有是德固宜無是患矣占者於此若又能去其一切計功謀利之心則自無不利矣何也有是德而下皆順從何用計利而後得利盖自有不求而自至者此聖人曉人之深意也○本義云然亦必有是德乃應其占耳德即所謂大明在上也有是德則自不計失得而下之順從亦有不言而知者故只言有其德而不及下之順從○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重在大明上使

無大明之德本義亦不專取及下皆順從矣○一說本義云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無不利者蓋前面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只得悔亡耳未便得吉且無不利也故又必失得勿恤方吉無不利何者以陰居陽而當晉時又大明在上下皆順從以常情計之恐又未必能無計功謀利之心在於漢武帝當文景治定功成之後兼有長駕遠御之才四海皆在其翕受敷施然内不免多欲之私又挾此所有

是以畢竟不見有吉且無不利之意大抵此爻所以虞其有計利之心者病根都在以陰居陽上本體不正故也○依朱子小註則失得勿恤一句輕云但有是德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無所不利耳此與本義不同○須看本義去其之去字及則往吉之則字見得語録果與本義不同○失得勿恤自家却要做得是但於得失則不較焉耳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不成只是不計功謀利連己分内

當為的事都抛了故語録云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夫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如何雖危而吉且无咎蓋若以伐大國則任大役重全憑悻悻之剛如何濟得事惟以伐小邑則以剛行之尚可圖克濟所謂猶之可也然亦不免於危雖危而吉且无咎者私邑固當治治邑亦當剛也○伐指征伐伐即所以治之也不可

就以治守當伐守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貞亦可吝也牛刀割雞且云焉用治小邑又焉用極其剛嚴哉非惟禮所不當抑亦勢所不宜抵可吝耳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他卦只云利貞在明夷則曰利艱貞葢是時雖守正亦有不得直遂其正者故當艱難以守正艱難守正只晦其明晦其明亦明夷也所謂與時偕行也易之

道大抵在此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利艱貞不知文王果是指六五近上六而言否本義只是據彖傳及六五爻辭而解之云耳恐文王只是據理而言亦不可知孔子彖傳之言是聖人之藴因卦以發而今不可以孔子之説遂為文王之説亦未可知

明入地中明夷

明入地中明夷以卦象釋卦名内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文王以之以卦徳釋卦義上云釋卦名者卦之所以名也下云釋義者卦中之一義也亦見其為明夷也故示曰釋卦義○上獨為釋卦名者大凡如蒙山下有險險而止為蒙之義也故曰釋卦名義○又如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上已提卦名則下之始交而難生即其義也履亦如此故皆為釋卦名義盖皆隔箇一重説話因其名而求其義故有義字ㄇ若比卦云明入地中明夷臨曰剛浸而長則卦之所以名

者已顯然而無待於推其義矣故只曰釋卦名以卦德言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夷之義也故為釋卦義○以蒙大難只帶外柔順讀此言文王柔順時特以處大難耳文王非純是外柔順的人也王赫斯怒亦有時乎外剛健矣○文王以之謂昔者文王嘗用此道也非體法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此卦之德文王以之是用此卦德本義云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此就文王以之句內取

其實而言也故用箇謂字若就以上句做文王事看大失經文之旨○下節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亦然○此條不與下條相屬此屬卦名下條屬卦辭（）內難而能正其志分明是指六五近上六爲內難然五以柔中居暗地而不失其明是能正其志也故云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晦其明也此句且虛解利艱貞意至內難而能正其志方指着六五之晦其明處言而本義所謂爲紂近

親在其國內云云者亦在箕子以之句內取出○晦其明是解艱貞意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是申解晦其明意晦其明則明猶在也但韜晦其明耳所以為箕子之明夷所以為明不可息也○文王箕子俱是明夷而所處有難易之不同者所居之位有遠近之不同也故獨以箕子之事屬之利艱貞○朱子曰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艱貞是他那佯狂意思○柔順容易佯狂甚喫氣力又要人人以為真狂

又要自家而國人人都不曉得他是佯狂直到商周之事已判那時不狂之實方分明便放出一篇洪範來了○元魏廣陵王恭好學有志度以元義擅權陽得瘖疾爾朱氏之亂辟孝通説爾朱天光奉以為主恐其不言使爾朱彥伯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爾朱世隆等大喜乃廢舊所立魏主曄而立之邢子才為赦文叙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魏主

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云云是亦

有艱貞晦明之功者

見綱目三十一
卷第二十六葉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此法不以施之他而獨以施之莅衆者蓋

必有所謂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用晦本非晦也明

而用晦耳其用晦者不察察以為明也晦字重於明

字然雖用晦而自有明在是亦不汶汶以為暗也○

一說依語録云外晦而内必明乃可恐語録又是一時議論之言如此則與睽卦語録謂與以同而異正相似却下字重矣不切於明夷之象且愚以為用晦便非真晦不用下箇必字恐夫子之意未然○唐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内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右見通鑑綱目太宗初即
位年大書置弘文館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卦下三爻明在暗外初一爻去暗主又遠故其明夷也有如鳥之斯舉以飛而垂其翼然飛而垂翼者見傷也在占者之君子則當有不見容而于行者而其行也倉卒決去不遑顧慮至於三日不得食焉是其見傷也且其行也必將有所適也然時乎明夷終

不免於傷雖至其所適之處而所適之主人亦未免有言蓋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總是明夷但猶是明夷之淺者○三日不食正如孔子之絶糧於陳○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一串說下○雲峯曰象為飛占為行為往象為垂其翼占為不食有言此說分明却是爻辭正意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惟義所在故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而至于乏食也此

說則爻辭與象傳一意未知是否○一說據爻辭不食只是見傷之象本謂迫於勢而不得食與垂其翼主人有言一類未有義不食之意象傳却是夫子以義斷之言雖不得食然惟義所在雖不食可也發此意於象傳聖人之意精矣此說為光明脫洒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下三爻俱明在暗外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者也六二亦以明體而居暗主之下為明夷也其明夷視初

雖為稍近視三四五則猶為遠故雖見傷而未切如僅傷于左股然非要害處也其象如此占者於此亦在乎速救之耳若救之而得馬壯便得免矣吉謂終免於害○左股程傳曰足者所以行也股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為便惟蹶張用左不但左字為未切股字亦為未切如程傳云云是也只對左股看腹與股便自不同故常有以手足捍腹心者未有以腹心衛手足者左右

二字亦有議論以體而言則左陽而右陰如東西卯酉之序陰陽之定位也今世之所以尚左也歟以用而言則右陽而左陰右常用事也動者為陽静者為陰也古人之所以以右為尊也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此象傳甚不好説若程傳及臨川吳俱以柔順中正為解然本義全不帶及此意今難强入此意了大抵是為乘其傷之未切而救之順也而救之又速則又

為有則矣所以吉也若當救不救便非順矣若救得不速失其機會便是不得法了非有則也如此說似儘通○或曰傷而未切而救之便是速如何作兩重意非也蓋傷而未切時也救之速人事也固亦有傷而未切可以救而人自緩於救則禍遂及身者自是兩意也又渙初六用拯馬壯吉本義云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只看既字又字便見兩段意分明矣而此爻順以則之義亦昭昭矣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九三以剛居剛是有剛正之德者又在明體之上是以天下之至明而在具瞻之位者而乃屈於至暗之下非惟其志有所不展抑亦其心有所不堪正與上六暗主為應則又受傷之切者矣此見其德力俱到而迫於不得已故舉事獨克○明夷亦以明見傷也于南狩得其大首克其戕傷者也亦為天下克之也不可疾貞言非出於萬不得已不可為也故曰在下者

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象傳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此句最宜玩味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意思○于南狩程傳曰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建安丘氏曰南者進而在前之方又升卦本義南升前進也只從此說亦穩一說本義分明謂向明除害向明二字必不苟下然三與暗主為應進而克之是向暗也何謂向明葢彼本暗而吾之除之不以為暗也是以明革暗如所謂代虐以寛故云向明除害也

不然則為以暴易暴非向明除害之義也夏商之季天下被桀紂之酷如蔀屋然湯武一怒而天下便有復見天日之意竊謂本義於此爻而著一明字義亦有由來矣于南狩只說得其大首便有脅從罔治之意○不可疾貞是戒占者不連上文上文是象○本義云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不可以為專承爻辭不可疾貞說益是通証也看此爻二字豈只是此一句然不可疾貞亦在其中湯武

之舉皆是萬不得已而後舉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看志字與乃字然則易非聖人不能賛矣○有湯武之志則可蓋權者聖人之不得已而用者也乃大得也此大字非文辭大首之大此得字亦非文辭得其之得大有所得也成大功也一戎衣而有天下意○

或曰權者聖人之大用而凡人皆不可用權只是守經此又太拘滞了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豈必皆聖

八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本義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以六四所處之地言謂其居暗地也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言雖已入暗地然以柔居暗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也

○一說據本義云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似連入于左腹說故曰幽隱之處謂晦迹于幽隱以避禍也看來全不是審如是則當以入于左腹置之

於出門庭之下如何既入于幽然後方說出門庭而去況下文云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初不及去之幽隠之義況又語録最明大註小註兩有証據不可易也○柔正居暗地而尚淺柔正處明夷之道也文王外柔順亦是此道○左腹左字未詳程傳以為左僻亦未敢據醫家云人身諸臓腑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然亦未見左腹與門庭要分得明左腹暗處也門庭則向明

矣此說近巧看來只從本義遠去之說初無向明之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本義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地以位言亦近君之位也二句兼舉耳故九四爻下只曰五以柔中暗地而已廹不兼及君在其中矣况就爻言居至暗之地坤體也近至暗之君近上六也若就人事言則就近暗君便是至暗之地矣○而能正其志者柔中故也

已辭在六四爻下故不復出耳正志有艱難之意方爲箕子之明夷○利貞以戒占者箕子之明夷自不待言利貞矣箕子貞之至者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其明自存但晦其明耳明不可息所以爲箕子之貞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範從何處來○爻辭利貞是以戒占者而象傳乃曰箕子之貞此正與恒六五象傳婦人貞吉一般彼舉象中之貞字以就占此挽占

中之貞字以就象○六五不取君象以上六為暗主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所以為暗主者以陰居坤之極取其極暗而又在諸爻之上也○不明晦本義釋云不明其德以至於晦此有垂教之意焉言上六本非生成便暗者明德人人所固有彼不能自明其明德而甘為欲昏以至於晦耳○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兩句最可為昏君

之戒始為天子終為匹夫且欲求為匹夫而不可得

夫非據高位則無由傷人之明然始也傷人終必自

傷故後入于地惟命不于常可不監哉○三句皆是

象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

初登于天言其位照四國耳此解初登于天之義

後入于地失則也

謂失道也

離下
巽上

家人利女貞

家人者一家之人要不出乎父子兄弟夫婦而已或曰若伯叔與姑姪不亦家人乎曰伯叔亦父也故曰伯父叔父姪猶子也故曰從子伯父叔父亦謂之從父姑則諸母也伯叔母則從母也姊妹則女兄弟也故彖傳只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盡之矣

○此所謂家人奴婢不與焉古制人家無奴婢有犯

其罪者没入為官奴婢謂之臧獲如胥靡之類臧者被贓罪而没入者也獲者逃亡捕得而奴使之者也非人家所得買賣也王莽曾稽古法禁人不得買賣奴婢又有奚奴周禮奚三百人鄭元註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曰奴婢其少有才智者以為奚今時侍史官婢是也○卦之九五六二内外各得其正故為家人立家之道須内外各正内外各得其正方成個家道由此言之凡内外有不正者都不成家○人

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家而不正則非家

○家人者一家之人則父子兄弟夫婦俱在其中及

彖辭只言利女貞葢非專欲女貞也欲先正乎內也

內正則外無不正矣故彖傳兼男女釋之誠知文王

之辭非專欲女貞也欲先正內耳所以言女正位乎

內於男正位乎外之先而本義云以卦體九五六二

釋利女貞之義釋利女貞而兼九五六二葢先聖後

聖與鑰相授不容少異○莫難化者婦人周子曰家

難而天下易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此所以欲先正乎内也看先之一字方知男亦在所貞○利女貞本只用利貞而乃曰利女貞者示人以先務之所在也○女貞如何閨儀必肅饋事必慎必孝舅姑必順夫主必和家衆必睦宗姻不生讒妬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不專指修潔也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亦所謂利女貞也莫難正者家而家莫難正於婦人此亦以難易論耳其實夫為妻

綱刑于寡妻全在丈夫○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皆女貞之義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道之所施雖有逺邇之異而正家之道安有二哉○或説利女貞且主在内外上未該得父子兄弟謂只讀彖傳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處便見愚意不然本義明解家人為一家之人則豈有不該父子兄弟者哉至言内正則外無不正亦從女貞而對言之耳非拘拘是一男一女之際也夫父之與母同此内外也

兄之與嫂弟之與弟婦亦同此内外也若必以彖傳第三節為推廣言之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方為正家而彖辭本義所謂内正則外無不正者猶未為家之正乎但辭旨重在内外上耳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首提家人二字與諸卦同指卦言也下二句男女正位亦指卦之九五六二言一例也○天地之大義也

亦猶云陰陽之大義也不曰陰陽而曰天地天陽之尊也地陰之尊也歸妹亦曰天地之大義也理則一蓋天地且然況其他乎○一說男正位乎外猶天位乎上也女正位乎內猶地位乎下也故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如此是不取陰陽義然則與歸妹所云大不同乎但是說得好聽耳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家人二字與上同下文父母之謂亦就卦之二五

言正如上文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雖就卦言然意却膽在人事上說如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之類皆就易上說也若說家人卦有嚴君之象則承父母之謂也不來同一二五也或取作男女或取作父母易只是箇虛象耳又通六爻取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無不可也此易所以卦爻至約而能極天下之賾鼓天下之動也○家人有嚴君語意若云不特國與天下有嚴君家人亦有嚴君也○必須說出九

五陽剛中正而為主於外六二柔順中正而為主於內方見有尊嚴之義方見是君長之象若講男女之正位內外處也是此二爻一是陽剛中正一是柔順中正但莫用主字○此節雖說父母亦歸於利女貞之義下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亦然何也家人二字所該固廣其曰利女貞者亦言先自女正起耳其意固欲一家之人俱正也故彖傳遂及此且及下文其下文家道正與正家之正字即

利女貞之貞及男女正位之正也然後知其爲盡利女貞之義耳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父子以尊卑言上父初子上下濶遠父子之分也一家之人惟父子之分相去最遠况二爻皆陽再取夫婦不得而相去遠又不得取比肩之義爲兄弟之象五兄三弟以比肩言五三相近又皆陽五得四三得二又爲夫婦矣○五上二下比長幼之序友恭之道

便有兄兄弟弟之象矣○上向上父初子則父子之各得其位各止其所亦已有父父子子之道矣○五三夫四二婦五三剛也夫象四二柔也婦象剛居乎上柔居乎下則恒之所謂剛上而柔下乃理之得其常者且剛柔各當其位又即所謂内外各得其正者可合夫制婦聽之義所謂夫夫婦婦也○五三四二不得不以兩相配兩相配則五與四為夫婦三與二為夫婦如此然後見其夫夫婦婦處葢各有合也同

室之義也又不拘於六二爲女正位乎內九五爲男
正位乎外矣若於此而不以相近成配則三四之配
又顛倒了若不分配則又混而無别了都不見得夫
夫婦婦之義〇本義只云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
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便已見得父父子
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之各得其道處了大抵只就
位上見得蓋上在上初在下便見父父而子子五上
四下三上二下便見夫夫而婦婦五在上三在下便

見兄兄而弟弟〇五三既為兄弟又為夫婦初不相悖〇首節只據二五言内外各正之義以為家道之正此又通卦之六爻言其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象以見家道之無不正理則一而詞自不重復

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句不可説作效只帶上家道正説彖傳意不在效正家而天下定此家道之所以貴於正而不可不正

也○或說正家而天下自定了用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為例是不可用彼自有人人字彼主在下人之為道者言此主在上之有國有家者言周子云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主化言也蓋即此傳之意三節不必用過文相承大抵孔子初只就卦體上見二五有男女各正之義遂將來釋卦辭既而又將二五看出有父母尊嚴之象既而又通六爻看得有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正之象漸次說出要皆不

出乎家人利女貞所該之內耳○細味之首節家道之正也二節家道之所以正也三節舉家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正而治化所由成也正家至此而能事畢矣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者風之所自出家者風化之所自出故風自火出為家人之象也君子於此可不思所以正其家乎而家之所以正則在身君子所以於吾身上做起工夫

身之所出言與行二者而已矣○言必有物非虛言也行必有恒非但勉強一時而已如是則身修身修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風自火出此風亦只是火中之風君子味此可以見雷風恒之理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家之始也初之時當閑九之剛又能閑是為閑有家之象謂之閑有家葢必東其初心之未放衆志

之末流于以明長幼之序慎男女之别篤其恩義使不相夷正其倫理使不相凌閑之如是則倫理以正必無婦子嘻嘻之吝恩義以篤亦不至有家人嗃嗃之厲而悔可亡矣苟不閑之於始則人情流放必至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别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非但有家者然有國者亦然○閑有家宜無悔也乃只曰悔亡或謂看本義初無本有悔也一句亦只是無悔之意不必泥其為本有悔而亡之也愚謂

未然看來是家人嗃嗃悔厲吉之意夫人情樂於縱肆而憚於就規矩況有家之初行之能免於悔乎然久之父父而子子兄兄而弟弟夫夫而婦婦悔固亡矣故本義仍用悔亡字程傳曰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胡氏亦云能閑於初僅可免悔初之不閑悔將若何程傳說得悔似寛○本義既云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則所謂閑有家悔亡者俱就初九上說而戒占者意全在外故只云戒

占者當如是也○人上九曰有孚威如終吉本義云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露出剛字與初九同而末云占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也亦同此例○或曰今以悔亡終吉為在初九上九上說則連悔亡終吉亦為象了似難從曰坤六二不習無不利子將以為占乎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初九之閑有家者以此時家人之志猶未變故及是

時而閑之也失此不閑則悔生矣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無攸遂者惟在中饋之事而已中饋之外一無攸遂也如此則有婉娩貞靜之德信乎所謂女之正位乎内矣○饋食内事故曰中饋○女不言外爻辭故如此立言卦辭所謂女貞彖傳所謂女正位乎内者亦要傍此意講說○讀六二爻辭方知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於無所不能而在於能其所能而已

益地道也妻道也

順以巽也

柔順以巽於人也人丈夫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傳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之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本義不曰過剛不中而曰以剛居剛而不中為留過剛字於下周

故上句以剛居剛而不中就爻說下句過乎剛者也

就治家說○嗃嗃非九三嗃嗃家人嗃嗃也家人所

以嗃嗃者以九三之治家過剛也治家而過於剛不

無少傷於恩故必有悔而厲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

畏猶為家之吉也若一於寛而恩勝義致使婦子嘻

嘻然而笑樂之無節則家聲必為之玷而吝終不免

矣○悔厲吉言一時雖不無悔厲畢竟吉也終吝言

一時間雖大家懽洽若無害者然終吝也此聖人揆人

情之所必至者菸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向凶於此觀之益見其的○家人嗃嗃悔厲吉者本爻之義也婦子嘻嘻終吝者反言之也言若婦子嘻嘻則今雖無嗃嗃之悔而終則吝矣於此益可以見家人嗃嗃雖悔厲而吉也聖人示人之意深矣○嗃嗃言家人至嘻嘻獨言婦子猶見其非所宜而可吝也聖人警發人之意至矣○朱子曰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

嘻終吝都是此理○家人嗃嗃象也悔厲吉占也婦子嘻嘻終吝反其象占以為戒也比而觀之占者各以其德為應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

對下文觀之

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節節制之節所以防其過也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以隂居陽既有能致富之資而在上位而挾能致富之勢此所以為能富其家而占大吉也大吉與元吉不同○中溪引禮記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肥即富也審如是當為元吉矣此與本義隂主利之吉不合然禮義生於富足家既富則記之所謂肥者亦當可致矣若徒有是富而無記之所謂肥此亦何取於富哉説者當論及此或説在上位為家之尊長不及前説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本義云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此說既明而或者乃以語録所謂到這裏方得許多物事為說者非據也恐語録是未定之見何也其下文云到這裡有妻有妾方始成箇家然則初之閑有家時都無妻妾耶如六二之在中饋非妻妾耶九三曰家人嗃嗃則妻妾固在其中矣況又有婦子云然則此語録明與本義不合者也不必憑以為說有家猶言有國也此註

只是要解出有字義例非以家為國也若曰有家之有即有國之有耳若是以家為國則下文所謂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中正與所謂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者俱不同矣且於所謂菑聘納后妃之吉占者猶為相戾至於象傳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者愈相矛盾矣○按此有家正與初九之有家同今不於初解云猶言有國却至此方解出者菑舊日說者皆以謂王者至是方有家也朱子不取此說故於上假

字即定云如假于太廟之假其於有家則又定云猶言有國也明有字之為虛字與初九同也若初九之不先定有家以此為常話云閑有家有家字自無所惑不解可也此云王假有家則其有家為王者至是方有家故於此方解出耳今朱子小註云云正是舊說本義云云正是㸃破此舊說也又何惑○諸此爻當云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在我既有是刑家之德而又得内助之賢在王者若以此

而至於其家則兩情相與歡洽無閒夫得婦為之内助而無内顧之憂婦亦得夫以刑家而獲終身之託不用憂恤而吉可必矣○王假有家勿恤吉適是占○勿恤吉謂自然吉也不期而然也深許其吉也故云吉可必○本義王者以是至于其家是以已納后妃在家者言其曰聘納后妃之吉占者為占者設云若欲聘納后妃而占得此最吉也非謂王假有家方始是聘納后妃至家也○或作以柔順中正之人而

至於吾家此說非且認本義意偏○本義又云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是謂不必拘拘聘納后妃也凡娶婦者皆是但要有是德耳有是德兼二五言若非聘納之時只屬夫婦配偶事亦吉但本義此句承后妃字說來見得凡人皆有用此占時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者一至於家但見交相愛耳何不吉之有何用於憂恤○補註曰王假有家假有感格之義故象言相

愛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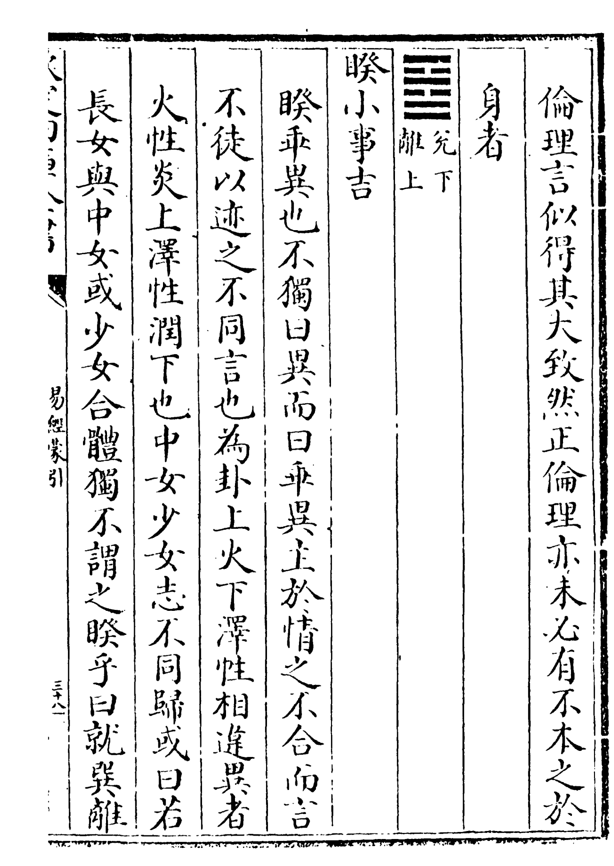
本義云以剛居上在卦之終剛則能正其家居上則家之主也在卦之終則其有家也久周公以是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以為其治家能有孚以篤其恩義而又能威如以正其倫理夫能篤恩義則既無家人嗃嗃之悔能正倫理則又無婦子嘻嘻之吝終吉而無凶害也此以上九言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矣

○或以威如為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猶以威如字為氣象形容也似大泥而昧於正理矣然則屯如邅如焚如死如之類但俱是形容氣象耶況象傳云反身之謂也反身自治豈區區氣象而已耶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孔子恐人只作威嚴於人看故如此說其實爻辭威如所該固廣正衣冠之類亦一事特其淺者耳以正

倫理言似得其大致然正倫理亦未必有不本之於身者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不獨曰異而曰乖異主於情之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者火性炎上澤性潤下也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或曰若長女與中女或少女合體獨不謂之睽乎曰就巽離

兊之三女别而言之長女應爲已嫁者也中女益將及笄矣少女則猶未也故程傳曰長則各適所歸臨川吳氏曰長則各有夫家亦是以中少二女爲未嫁者而以長女爲已嫁者矣以卦德言之内說而外明當作彖傳說而麗乎明言在已有和悅之德又得明德之人而附之也内字屬已外字屬人本義必云内外者就卦之内外體說來也此可小事之本也但其說似泥○一說内悦而外明只是以一人言内有和

悅之德而外又達於事理遇事果斷此便是悅而麗乎明言其和悅之德與明德相麗也故本義恐人泥於彖傳說而麗乎明之句而失其旨也乃易其詞以發之曰内悅外明曰内曰外明其為一人也今考本義如蒙之内險外止訟之内險外健譙之止乎内順乎外之類無非以一人言此說長○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是皆柔進而上行也柔而得進亦可小事

之機也○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在我既有是德所應又得其人亦可小事之勢也○夫暌則衆情乖離本不可有事然卦德卦變卦體如是則雖不可大事若小事無甚賴於衆力之協同者猶可為也○此卦辭當以豫之利建侯行師對看豫者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故大事可為睽雖有是三者蕪之得中應剛然打頭一暌字壞了故可小不可大也○先儒有以飲食衣服為小事不知彼意云

何愚看來亦不止是飲食衣服凡不待衆力協同之事皆是先儒又有謂此卦柔為卦主又或謂三者皆柔之為故只可小事殆亦非也内說外明亦必以為柔德則强遏矣由未察可小事之旨是承睽字來時雖睽也有是三者猶可以小事如無是三者則雖小事亦不可矣誠以是三者而非當睽之時大事亦容有可者矣○一說睽卦雖有是三者然力量終是未大故僅可小事向使其動而明剛進而上行剛中而

應則睽有可濟之理不但小事吉而已此云小事吉是兼睽之時與卦之力量言也且如習坎剛中則行有尚矣大過說而巽加以剛中而志行則利有攸往亨矣革文明以悅而非主之以柔則大亨以正矣然則先儒所謂以柔為主及三者皆柔之為之說亦未為全然不是也但以悅而麗乎明亦為柔德則終是强過盖不知是二句柔字出頭為之累也○悅而麗乎明若是明而麗乎悅更好也○小事吉程傳曰雖

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看來

小事字意不是說小濟止是以事言也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睽全自卦象取自物而取象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也自人而取象則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澤動而下象傳此言謂澤水潤下而已而吳氏乃曰流而豬于卑下之地者澤也且澤者坎水而塞其下流如何謂流而豬于卑下之地恐非所以語澤水也且澤

之動只潤下便是對火之炎上而言不必說到流處

○二女志不同行只同居之日便然不必謂長而各有夫家乃為各有睽也故曰志不同歸○補註曰二女同形而其志異男女異形而其志通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睽也而天施地生則其事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睽也男女交感則其志通生生化化萬有不齊萬物睽也而此感彼應則其

事類所以然者蓋天地萬物無有獨而無對者惟其不能以獨而無對故二者常相須也蓋總是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之理此睽之所以未嘗有不合者也然非始睽而終合也睽者其靜合者其動睽者其别合者其交也何則一本故也此可以觀太極之全體矣妙哉○夫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物物皆有睽有合故曰事類○蓋以形則天地萬物無一而不睽者唯以理言則天地萬物雖睽而不終于睽也○曰事同曰

志同曰事類此皆以其交相為用者言也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夫人但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有合夫子是以極言之及此旨哉○大全此條下引朱子曰睽者言始異終同之理愚疑此句當是論六爻修書者不察只見天地睽而其事同三句有類於是遂采而置之於此不知卦辭何嘗有始異終同之意儻彖傳有此一條又安得謂之皆言其云皆言則所指固多矣○睽六爻皆言始異終同之理其到同處

便是睽之濟也濟睽與濟險不同睽至於合則睽濟矣且如天地睽而其事同豈事同之外別有箇濟邪男女睽而其志通豈志通之外別有箇濟邪朱子始異終同之言未必指此而其理則實有如此者

彖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二卦合體而性不同是於同中有異也君子以同而異亦同中之異也○以同而異重在異字不一於同也然亦非立異矣要歸於理而已此所以不能無異

況此就睽言也○又曰小註所謂理同而事異者則分事理而二之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則又以自然之理來解人事俱未穏但當就事上說大體皆同而中間却自有不同處所謂和而不流羣而不黨之意劉宋謝宏微同不害正可謂知同而異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九當睽時但有合便好無合便不好上無正應睽也故悔同德相應則有合矣故悔亡○上無正應如

有是子而無是父有是臣而無是君有是弟而無是兄之類皆睽也同德相應蓋雖非父子之親非君臣之分非兄弟之義然當睽之時同德相與彼此之間各求其合如此則睽不終睽而悔亡矣如劉備之於孫氏本非正應然於曹操之南下孫劉皆危於是同心戮力以制之是已喪馬勿逐自復悔亡之象也○非正應而又同德相應總是九四一箇人不要別作兩人看○喪馬勿逐自復固是悔亡之象然獨以馬

言者益焉所用以行者也初間無應而悔者失其所以行也及同德相應而悔亡則可以有行矣如羝羊觸藩羸其角要皆非泛泛取象而已程傳語錄同此意○見惡人无咎承上文而言同德者固與之黨非同德者來亦不宜拒之也蓋此處睽之時然也見者過而勿絶之辭非必有欲見之也丘氏此說最好與本義如孔子之於陽貨意正合○見惡人以辟咎也豈其本心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也然居睽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乃睽而不合雖然二之與五本正應也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故為君者雖或失於下接而為臣者終不可以自外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則睽以合而无咎矣○遇主于巷是本爻之象葢二五當睽始雖不合然本是正應其理勢二必委曲以求五而終得遇也本義自二五陰陽正應

以下數句都是解那遇主于巷之象見得是正應而不得以相應義豈容已乎自是着委曲以求合且如六三說上九猜狠方深云云則難以語委曲求合矣故曰本其正應非有邪也明矣○或曰味本義必字及乃為字且無一字及爻體恐遇主于巷非九二自有之象只是聖人教人如此本義因以為象也不然九二之於五終於睽而已乎以九三上九且無初有終況二五正應而無嫌隙者乎○程傳曰巷者委曲

之迹也遇者逢會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巷守當得其意勿泥於辭西溪李氏謂不必拘於堂陛之常分者似失其旨小象程傳云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合也此正所謂委曲相求之本意○无咎程傳曰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必能合而後无咎也

遇上于巷未失道也

蓋求之太殷事之太勤疑於為邪然本其正應非有邪也道正道也釋巷字之義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見輿曳見猶見羣龍無首之見所見之象如此是泛言作旁人所見假象之辭也與上九見豕負塗之見不同彼是指上九自見也○其牛掣牛所以駕輿者牛在輿前而掣之欲援以去也程傳曰掣從制從手

執止之義也蓋使不得上從上九恐當從此説○其人天且劓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其人與中之人也蓋輿所以載是人牛所以引是輿一項事也○劓去聲魚器反應上聲

本義猶狠方深猜疑也狠忿也始猜而狠繼之○朱子語録又一説曰天合作而剃鬚也篆文天作兲而作兲蓋以為字形相似而誤也今本義既定曰髡則髡是去髮非剃鬚也且項氏之説與本義合此語録

不用可矣○洪武正韻而作彨從彡者鬚髮屬也古作而○六三本上九正應乃以居二四二陽之間故二從後而曳之求與之合也四則從前而掣之亦欲與之合也況當睽之時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其猜狠方深故又將其人而髡劓之然邪不勝正眾竟妄求者去正應者合也○見輿曳牛掣人則天且劓無初也然邪不勝正全無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故終合而不終於睽後為二所曳

前為四所掣各有是事然六三不之從其實無他也

上九猜狠方深乃遂疑其有他正所謂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者也故其人天且劓此之謂全無是事而空

有是疑也謂無其所疑之事也○本義故其象占如

此自見輿曳至有終都是象而占在其中蓋占則如象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

見輿曳一句該其牛掣如包荒得尚于中行王居无

咎之例位不當止謂其居二陽之間故為二所曳也

不諒到其人天且劓

无初有終遇剛也

剛專指上九程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睽孤謂無應九四是陽不得初六之應是無所合而獨立也故為睽孤○睽孤且謾說出初九爻只言本

身是陽不得箇陰以為之應便是孤矣至下文遇元夫字方說出初九來葢言有序自當如此本義觧之亦云睽孤謂無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上文只說無應下文方說初九語意客矣○睽孤謂下爻不是初六遇元夫謂以陽遇陽同德相與也○元夫二字程傳陽稱元善也猶云善士也此說甚當非夫婦之夫○睽孤而遇元夫爻孚此如許遠之與張廵本非統屬各自孤守一城乃以同心為國彼此推誠戮力捍賊

而相合也○初九言悔亡喪馬勿逐自復九四言睽孤遇元夫交孚此二爻説得正相齊整○遇元夫而與之交孚則睽者合矣然又必危厲而後无咎者葢當睽之時難合易離故必以危厲處之乃得終合而无咎

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行即喪馬勿逐自復之義是申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厥宗噬膚往何咎者中言其所以悔亡也益六五當
睽之時以陰居陽所以不正或所據非其地或所為
乖其方有悔可知然雖有是悔而終得亡其悔何也
益六五有柔中之德而下有九二之應夫時之方睽
既有彼此相求之勢而五之柔中又有虛己下賢之
誠吾見其與二合也直若噬膚之易然以是而往則
在彼在此各得其所安而無據非其地之災有行有
為濟以良輔而自無乖方之虞何咎之有信乎其悔

亡矣本義逐句逐字解得似零碎若講說自當貫意不可分悔亡厥宗噬膚兩段意也故象傳只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悔亡之義在其中矣且本義既云居中得應故能亡之而又云六五為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是即此而味之意自昭昭矣大壯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本義所解意亦類此○故其象占如是象字還生於厥宗噬膚厥宗之宗當類之義也萃九二是其應與故云○六五正象傳所

謂得中而應乎剛者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有慶亦就睽上說即爻辭之意中贊之詞耳不必說開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所謂六三為二陽所制

即見輿曳其牛掣也所謂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者即其人天且劓也本義兩句都歸入睽孤之義至於下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又專是詳說上九猜狠之事而不及為二陽所制之象者辭為上九係也故獨詳之中言其所以睽孤也○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九剛也以二體言則為明之極以全體言則為睽之極夫剛者往往果毅有餘而不足於寬詳況明極則過察而多疑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夫上九之應六三也六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欲進與上合則後曳於二前掣於四而上九本身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六三本非汙于二陽也而彼則以為汙六三本無受汙之事也而彼則以為有是為睽孤其以為汙也如見豕之負塗然其以無為有也如見載鬼之盈車然於是遂欲去之而不與之偶則先張之弧矣然無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少間

則說之弧矣葢知其非寇而實親也由是而往遂得相遇合而吉矣○豕負塗或有之言載鬼一車明其決無之事也○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見字貫連到載鬼一車句見豕負塗疑也載鬼一車則疑愈甚矣於是遂張之弧既而脫之弧疑稍釋也知其匪寇婚媾及遇雨則吉則疑盡釋矣其疑也以漸而極其釋也亦以漸而盡往遇雨則吉往上九往也往而就之也初間猜疑惟以不見親就為幸稍前便欲射之此往

孚是就應上說來知其匪寇婚媾而後往也○不可分本義疑盡釋為遇雨睽合為吉看則孚且遇雨和也和合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不必依程傳云所以能和者以羣疑亡也看孔子只釋意非推本也

易經蒙引卷五下